

落实“约法三章”就要简政放权

赵志疆

今日论语

今年全国两会后,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5个多月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认真贯彻落实“约法三章”,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们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几个月来,各级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总理的诺言,政府的“紧日子”,体现在人、财、物的方方面面。在追

求服务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

毋庸讳言,尽管“约法三章”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某些地方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这也是此番国务院表示将大力督查落实情况的原因所在。另就“约法三章”而言,不同“章节”的难度不同。楼堂馆所坐标醒目易监督;明确人员编制、加强日常管理也不难;相比之下,对“三公经费”的监督要困难很多。“三公”支出随意性较大,资金来源结构复杂,加上预算约束力不足,预算草案不够完整和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三公经费”公开并未细化到项目和目,笼统的数字使公众很难一窥究竟。所以,“三公经费”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以此次国务院大力督查落实情况,不回避问题、迎难而上,让公众看到了兑现“约法三章”诺言的决心。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又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且强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实际上,践行“约法三章”无一离不开改革做配套。停建楼堂馆所意味着政府机构改革,收缩公职人员配备意味着改革人员管理,削减“三公经费”意味着改革资金管理,所有这些都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在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以往政府承载的职能太多,因此,办公场所激增、人员臃肿、“三公经费”水涨船高。贯彻落实“约法三章”,压缩政府规模无疑是根本

之策。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李克强曾指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从推进大部制改革,到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时强调“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从推出“营改增”为小微企业减负,到日前研究推进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行政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落实“约法三章”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让政府从大量日常公共事务中解放出来,应是当前政府职能角色转换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约法三章”落到实处,在降低政府运行成本的同时培养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释放改革红利,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新民随笔 60年后的 独家报道

沈月明

侵华战争中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巡洋舰“出云号”,68年后还魂为“出云号”直升机航空母舰,国内舆论纷表谴责。但听来听去说的就是这一句:“出云号”曾是侵华战争中的日军旗舰。所以明知是抗议,但总感觉不是那么愤怒。

历史真相的模糊,在2005年从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时感触尤深。很多战役的细节、惨绝人寰的事件、志士仁人的牺牲,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都缺乏官方的记录和研究。差不多在抗战胜利50年后,从学界到民间才有一些抢救性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但很多为时已晚。因此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经过报社同仁的努力,竟发掘出了一大批关于60年前中国那段屈辱和奋起历史的“独家报道”。虽有欣慰,但更多的是遗憾。

比如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的慰安妇制度和民间人士王选的日本细菌战调查。前者揭开了日军强征20万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滔天罪行,后者发起的受害者索赔行动第一次让日本法院感受到中国人的胆气和坚持。其他诸如“八百壮士”幸存者口述、上海劳工被强征至北海道、青浦大屠杀、日本官岐县“和平塔”真相等等60年后的“独家新闻”,很多读者惊讶于这些事情为何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关于记录历史,我们可以学习一位上海市民。阮廷俊1937年开张的麻油铺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他一边借钱再开一间小店维持生计,一边结合报章报道,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麻油铺为日舰“出云号”所炸的详细经过,并特别注明该舰司令官名长谷川清。76年后,在抗议日本再次命名“出云号”的报道中,笔者引用了已经过世的阮廷俊老人留下来的这份手记,成为为数不多的关于“出云号”罪行记录中最真实的一部分。

阮廷俊老人铭记国恨家仇,教育出三个儿子悬壶济世,作为一个市民,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但作为国家显然可以做更多,特别在见证日军暴行的老人纷纷去世,抗战历史遗迹不断被损毁,而我们又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求日本记住二战历史的重要时刻。

县长不该是“公司经理”

权威声音

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把企业办得像政府,现在是把地方政府办得像企业。其竞争角色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比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都是产能过剩。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用低价供应用地、税收返还、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推动企业在本地区盲目扩大产能。而为了招商

引资,地方政府有时会放宽对环境、另外,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冲动,普遍采用非常规的融资渠道,带来了债务隐忧。

新阶段改革的关键,我建议从几方面逐步破题。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消地方政府GDP、投资等考核指标,以利于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各地市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

二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尽快把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宋晓梧,全文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助推器与铁锁链

乐梦融

前几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出消息,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读书立法”的消息一出,支持与反对的对峙之激烈,出人意料。

一闻以喜:读书立法肯定是好事,是政府看到了整个阅读环境的浮躁之后的痛下决心之举。如果做得好,可能会对目前渐趋断层的文化氛围,对一代人的心灵浸润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一闻以忧:正如一项古老的手艺若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可能正是其式微到已然濒临灭绝的征兆。读书立法,足以反映出我们的读书环境与读书现状,究竟差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各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各种游戏软件、聊天社交,的确颇具吸引力,但的确耗散心神,有限的时间内,被切割至一块块碎片——我们缺乏的不是阅读,而是阅读好书,这才是“读书”两个字的真正意义所在。

今天读生肖运势,明天看理财励志,当然不是不可以,但真的难以“读书”来定义这种行为。曾经与90后闲聊,他们知道得很多,也知道得很少:他们欢呼的韩国明星与转述的网络段子比我多数十倍,但却会把卡尔维诺当成卡普奇诺,哈贝马斯当成哈根达斯……这样的一代人,即将成为我们的文化主流消费群体,是听之任之,还是引之导之?

最重要的是,立法怎么立?立给谁?会不会把读书这件纯属个人的私事,走偏到“不回家探望父母就犯法”这样的套路上去?

查一查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上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国民阅读能力提高与积累的法律有美国的《卓越阅读法》、《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等等……这样的法律属于促进型法律,责任在于各级行政主体而非公民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心的是,读书立法,并没有要强制我们每天读几本书,做不到就判刑,相反的,立的是怎么激励优秀作者创作让我想读、对我有益的好书,怎么扶助出版机构培育这些好书,怎么促进文化场所容纳这些好书的“法”。

为读书所立的法,应该是阅读生态的助推器,而非个人意愿的铁锁链。



武林大「秀」

江湖十一大门派齐聚聚天山,各大「掌门人」身着各式服装携带各路兵器闪亮登场,却不是为争当武林盟主,而像是在争相夺人眼球,硬生生将一场武林大会演成了武林大「秀」。

孙绍波画

自由谭

酷热难当,电视里的一些娱乐节目,更让人感到吵吵闹闹。就在此时,经友人介绍,收看到了河南电视台的《汉字英雄》节目,不啻吹到了一股凉风,似乎浑身舒畅。近日又见到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一周有关文字的节日,考虑得似乎更周到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管怎么说,这类节目被陆续推出,热情而又认真地引领广大观众,特别是暑假里的中小學生,一起识文断字,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咱们的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可近年来似乎遇到了厄运。随着电脑的广泛使用,文字手写的机会明显地少了;随着社会空气的浮泛,语言文字这类基本功日渐被人忽视,不以为然了;更随着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误区的增

识文断字,功德无量

过传忠

多,人们不再把前人的积累当回事,实用主义地对待这方面的遗产,以致正误、文野、荣辱的标准都日渐模糊了。

于是,错别字泛滥成灾;于是,大学生、研究生的字也写得不成样子;于是,在一些隆重的场合,在一些重要的媒体上,甚至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正式文件上,都会不止一次地出现文字错误。至于一些名人、贵人、高人、大腕、大款题辞中所出现的笑话,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汉字有数万,涉及到的学问浩瀚无边,倘哗众取宠地显摆、卖弄、钻牛角尖,虽可吸人眼球于一时,终究会缺乏实效而被人抛弃。该节目的编排,内容适当,讲究实用,不但讲常用字、易错字,还兼及由于社会

发展而使用频率高的科技用字、医药卫生用字等等,如一些电脑方面的字、常见的药品用字,大家都感到亲切、实惠。更值得肯定的是节目不仅授人以鱼,更能授人以渔,不断地结合实例介绍一些有关知识和方法。主持人和专家又都态度诚恳,淡化竞争意识,使它比一些文艺方面的“选秀”节目更朴实耐看。

当然,这个节目要办得雅俗共赏,深浅适度绝非易事。就拿书写的笔顺问题来说,现在常忽略不计,不少人就有意见;而有些字件的规范问题,不仅说起来复杂,还会涉及学术界的争议,难以定夺。倘若再引进一些书法方面的内容、文字学方面的内容,难度也许就更

大了。我以为,应进一步明确收视对象,以中小學生(包括他们的家长)为主,其他各阶层各种水平的观众则可各取所需,要想让全社会的人都满意是很难办到的。

好事就要办好,要持之以恒地办下去,这就更难了。二十年前,笔者在上海电视台曾主持过一档《今日一字》节目,也是谈文字的。做了一阵未能坚持下去,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经费,拉不到广告,什么都免谈。而文化类的节目,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不能完全商品化,领导和社会应予以大力支持,不能让它自生自灭。对这些涉及文化传承的大事,这些年我们是有教训的,不该再重蹈覆辙了。